

古文卷六

字

沈



十人



古文觀止卷十一

大司馬吳畱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經村
大職調侯
手錄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鴟鴞國風篇名周公

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劈頭歎周公起奇絕
史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

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

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手又羨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爲主乃今知周

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

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

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

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高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

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歐陽公而又有

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次出梅公其後益壯始能讀其

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歐梅

之樂只虛寫妙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詞賦之類求升斗之祿自度無

以進見於諸公之閒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欲寫其得見先寫其不得見文

勢開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

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嘉祐二年歐陽

文忠公者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

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

土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非左右爲

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視而嚮之十餘年閒聞其名而不得

見者一朝爲知己。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退而思之人不可

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貴貧賤應前富貴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

古文觀止卷十一上梅直講書

足恃矣

古地步多少

苟其僥一時之幸

從車騎數十人

使閭巷小民

聚觀而贊歎之

亦何以易此樂也

此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

不怨天不尤人

蓋優哉游哉

可以卒歲

引成語四句收住

執事名滿天

下而位不過五品

其容色溫然而

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

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

軾願與聞焉

未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結穴

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

遂首援周公

有管蔡之流言

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于聖門之徒

長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

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

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

起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

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

古者有喜則以名

物示不忘也

釋所以志喜之意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王

蘇軾

軾

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

水上改元為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引古為證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

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先記

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縱一筆下便可用

折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

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又跌一句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次記官吏相

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慶歌忭三字法憂者

以喜病者以愈次記而吾亭適成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

不以名於此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祝客而告之開出曰五日不雨

亭在此

可乎。更五日也。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更十日也。曰：十日不

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同。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

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以無雨之可憂形，出得雨之為樂。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

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應前示不忘結作。既以名亭

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如。使天而雨玉

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肯一眼注著亭却不。民曰：

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句。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

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

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却于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

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麗附也以

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

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應宜若句此凌虛之所為築也○點出臺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

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吉也○曰是必有異○敘未

築臺之先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

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

而出也敘既築臺之後悅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名臺以告其

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點出作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

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

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是說興成廢興成毀相尋於

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自有而無是說廢毀嘗試與

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祈年橐泉皆宮名其南則漢

武之長楊五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

成也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成例典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

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
而況於此臺歟例廢毀○憑弔今古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面
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
則過矣推進一層說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託意有在而不
妙說出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
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蓋其胸內實有曠觀
達識故以至理出爲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樂字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麗
者也鋪糟啜醢醢薄酒皆可以醉果蔬菜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

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見超然

夫所為求福

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

足吾欲者有盡

指富貴利達

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

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則不樂

是謂求禍而辭福

喜禍福可

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

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

有以蓋之矣

蓋蔽也承上起下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然說反超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和且大者也彼挾其高

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

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如隙中之觀鬬又烏

知勝負之所在

喻眼界之小

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大哀

乎

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于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郎膠州屬山東萊州○入題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

之美而庇采椽之居采椽不斲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安得超然始

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一句起下文處之期

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子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

民亦安子之拙也正寫已之安往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

巨高密之木安丘高密三縣名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

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敘完作臺

事○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南望馬耳常山二山名秦

放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土下關鎖多隱于此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

古文見上卷十一超然臺記

盧山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博秦土之所從遁也東西望

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太齊威公

公即桓之遺烈猶有存者西北俯維水韓信與龍且戰夾慨然太

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北憑今弔古感慨臺高

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寫臺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

客未嘗不從寫人擷賢人聲園疏取池魚釀娘去聲秫術酒淪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遊乎擷將取也醞酒為釀秫稷之黏者即糯也淪粗熟而出之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

也寫入與臺之曰予弟子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點臺名字以見子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前應

安往而不樂及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是謂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
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
超然物外者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神宗年號十年秋彭城大水彭城今徐州是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

及其半扉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隱此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

麓六○麓山足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先點作亭彭城之山岡

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寫

因異境作亭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閒俯仰百變又從異境上山人有二鶴甚馴旬而善飛馴順也旦

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卑田澤障或翔於

雲表暮則僚。素東山而歸也。故名之曰放鶴亭。次點名亭。一段敘事錯

落多。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

致。藏飲酒二。挹山人而告之。挹酌也。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

字作後案。三句是一。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言

君未可與易也。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幽隱之處而其子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

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

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

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

煩吾為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酺酒天下化之妹上

遂亡國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

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大雅抑之篇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三章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全其真而名後世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為竹林七賢

林七賢○引鶴從上名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

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

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

也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遠韻筆勢瀾翻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

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

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閒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